

»“霸道”玻璃房追踪报道之十

城管要求占道玻璃房全拆 酒店产权方同意限时整改

维权市民黄乃海表示,只要解决好,他就撤诉,不告城管了

挡住人行道的“霸道”玻璃房就要结束它的使命了。经过快报的多次报道,昨天此事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南京市白下区城管执法大队要求玻璃房必须全部拆除,保证人行道的完整性。对这一整改要求,玻璃房所属的印象金陵大酒店负责人表示接受,并将积极配合。考虑到外露电梯的安全性,城管放宽了整改期限,要求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整改到位。

□快报记者 朱俊俊



快报此前相关报道

三方坐到一起商量整改

这个玻璃房其实是印象金陵大酒店的“门厅”,因挡住了人行道而备受质疑。

“把玻璃房拆除,在上面装一个遮雨棚,这样的整改方案你们接受不接受?”昨天上午,状告白下区城管局行政不作为的南京市民黄乃海再次来到了延龄巷违建现场,把酒店的整改方案告诉附近的居民,以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个还是能接受的。”家住附近的一位居民告诉黄乃海,印象金陵酒店把玻璃房建在人行道上,确实太“霸道”了,附近居民投诉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不见效果。

在征询了居民意见后,黄乃海、白下区城管局以及印象金陵酒店的相关负责人坐到了一起,商量整改方案。

而记者也了解到,黄乃海诉白下区城管局的行政官司也已经立案,白下区城管局已经拿到了立案通知书,不久将开庭审理。

在昨天的商讨会上,白下区城管局的一位负责人向黄乃海诉苦:“其实我们没有行政不作为。”这位负责人说,从去年7月份开始,他们接到市民的举报后,就一直在跟酒店方协商,“我都来了不下13次,一直在跟当事人沟通调解,做工作也是一种执法手段”。

但黄乃海说,群众看的是结果,半年多来,违章建筑一直

没有拆除,其间城管部门无论做了多少努力,都是无法弥补这一结果的,让城管部门失去了公信力。“我起诉你们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把这个事情解决好。”黄乃海说,只要解决了,附近的居民满意,他就撤诉。

城管:不能搞封闭建筑

昨天,在违建现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罗勇一开始就把话讲得很明确:“这个违章建筑必须拆除,最好是由酒店来自拆。”罗勇说,否则执法大队请工人带着拆除机械到现场强拆,对酒店的形象不好。

这个玻璃房之所以建造,是为了保护里面的两部电梯。根据酒店方的说法,这两部电梯没有防水功能,一旦遇到雨雪天气,如果有雨水淋到电梯上,很有可能漏电,对行人和客人构成威胁。印象金陵酒店曾经拿出过一个整改方案,计划把玻璃房拆除之后,建一个小一点的建筑,以便把电梯保护起来。

但这个方案遭到了罗勇的反对,“不允许再在人行道上建任何形式的封闭式建筑,必须保证人行道的完整性。”罗勇说,电梯的安全确实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他建议,酒店方可以邀请专业的设计人员,设计一个雨棚式的建筑,这样既不会妨碍人行道,又能保护电梯。

罗勇要求,无论怎么整改,方案拿出来后,必须要经

过相关部门的审批,要有合法的手续。

酒店方启动新方案设计

根据白下区城管局的最初方案,印象金陵大酒店必须在今天之前把这个违建的玻璃房拆除,否则城管局将予以强拆。但罗勇考虑到玻璃房拆除之后,电梯就暴露在了外面,没有任何遮挡,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从安全角度考虑,罗勇建议将整改期限延缓一个星期,并征求黄乃海的意见。

“一个星期可能不够,但我要求半个月内必须完成改造。”黄乃海说,他也曾搞过基建工作,知道搞这种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此他决定再放宽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在半个月内,酒店必须要把玻璃房拆除,并把遮雨棚建好。

“谢谢你们的理解,我们一定在半个月内完成整改。”印象金陵酒店的产权方——江苏龙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韶之表示,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尽早把这个问题解决,并会抓紧邀请专业设计人员设计,然后把方案报批,一定在合法的基础上,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虽然这个玻璃房是在我们的红线范围内,但还是给市民添了不少麻烦,希望得到谅解。”李韶之说。

昨天会议结束后,龙台房地产公司就邀请了专业人员,开始设计整改方案。

快报将继续予以关注。

靖江池养江刀年底有望上市

价格不会低于2000元/斤



养殖户在查看刀鱼长势
靖江市农委水产站供图

5月10日,靖江渔船长江获准捕捞江刀时间截止。根据靖江市农委水产站的数据统计,靖江今年的江刀总产量仅10多吨,不到去年的两成。不过,据靖江市农委水产站站长顾树信介绍,随着人工养殖江刀技术的发展,今年万尾靖江池养江刀有望在年底上市,价格目前还没有定,但是预计不会低于2000元/斤。

野生江刀减产逾8成

“捕捞期结束了,我们今年捕到的江刀总量还不及去年高峰期一天的量。”说起今年野生江刀的产量,靖江渔业公司二分公司的经理张金才直叹气。从3月15日开捕到现在,该公司总共只捕到100多斤江刀,即使是在5月份这个传统的捕鱼黄金时期,平均一天也只能捕个7斤左右,比去年少了8成多。

靖江市农委水产站站长顾树信向记者证实了今年江刀捕获量减少的事实。据顾树信介绍,去年靖江市捕捞江刀80多吨,而今年全市的江刀产量仅10多吨。记者了解到,江苏其他地区的江刀捕捞产量也不容乐观。张家港去年船均捕获200多斤,今年不到十分之一;太仓今年捕获江刀数量不及去年三分之一;南京较去年锐减一半。

顾树信分析,今年野生江刀产量大幅降低,除了以往滥捕、长江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长江水位低。在水位低的情况下,野生江刀找不到洄游的路径,导致产卵群体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野生刀鱼的产量。

物以稀为贵,靖江江刀减产的背后是江刀价格一路狂飙。张金才告诉记者,3月初的时候,江刀最稀少时卖出了收购价5000多元一斤的天价,销售价更是一度高达6200元/斤。随着5月份江刀捕获量日益增加,野生江刀的价格才开始往下回落,但即使是捕获量最多的时期,一斤野生江刀的收购价格也要300元左右,远超去年同期100元/斤的价格。

池养江刀年底有望上市

虽然今年野生江刀这么贵,可还是有人抢着买。顾树信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形下,靖江的池养江刀计划已经在进行中。

顾树信告诉记者,从2008年起,靖江就开始在马洲岛实验对江刀的家养驯化。目前,靖江已在马洲岛、孤山、新桥等地先后建立了4处江刀驯化养殖池塘,养殖江刀总量近2万尾。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将野生江刀幼苗从长江内移至马洲岛进行家养驯化。”顾树信告诉记者,去年9月,技术人员捕回一批天然江刀幼体,经过处理后全部放入池塘内驯化养殖。前段时间,经过拉网检查,池内江刀都已健康生长至一两左右,个头大的江刀体长已经超过18厘米。

“这样的长势说明人工养殖江刀比较成功,这批江刀预计在年底可以长到2-3两,很快就能上市销售。”顾树信告诉记者,为了让池养江刀与野生江刀有所区分,也为了卖个好价钱,这批池养江刀不会选择3月-5月这段野生江刀上市的黄金时间上市,而是会定在年底,大约在春节前后上市。

顾树信同时坦言,由于成本高,预计池养江刀的价格不会低于每斤2000元,主要还是流向星级饭店和高消费人群。

快报记者 金辰 唐奕

»“公交车血案”追踪

派出所审问室,记者对话杀人者——

乘这趟公交车,他说是准备去自杀

昨天,快报记者报道了“扬州公交车血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人们在对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于刀下深感惋惜之际,也心生疑惑,究竟犯罪嫌疑人为何要杀人?真的只是因为琐事吗?为何他会随身携带刀具?……带着这一连串问号,昨天,记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对话,了解他从案发到被抓后的心路历程。

□快报记者 周青 张敏



快报昨天有关此案的报道

[为何行凶] 家庭矛盾困扰冲动杀人

昨天上午,记者在扬州市邗江区杭集派出所审问室里见到了犯罪嫌疑人阿某。“桃子头”的发型让他显得很另类。记者询问能否与他交流,他点了点头。

阿某告诉记者,他是四川凉山人,去年才和妻子孩子来到江都打工。这一年,他并不好过。“几乎每天都跟我吵架,哪像好好过日子啊?”阿某表示,他和妻

子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前不久,阿某的弟弟来江都,作为哥哥的他准备让弟弟住在他们家,可是妻子却始终不愿意,并且态度非常强硬,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案发前一天,阿某与妻子又吵上了。“她让我去死!”阿某告诉记者,“我当时并没有反驳,我就问她,想让我怎么死?我照做。”

阿某称,与妻子之间一直解不开的矛盾,让他很痛苦,甚至经常有自杀的想法。他告诉记

者,曾经都买好了绳索,准备上吊,离开这个世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5月11日上午,阿某乘坐江都至扬州的公交车,准备在外寻找轻生机会。“当时售票员跟我要车费,我心里本来就不舒服,我就告诉他,我心情不好,你别刺激我,可是他还是因为车费吵我,于是我就掏出了身上的刀。”阿某说,因为当时自己情绪比较低落,寻死心较重,所以对售票员起了杀心。

“带着刀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是留着自杀用的。”阿某说。

[逃亡路上] 芦苇荡里躲了10小时

阿某说,行凶之后,他立即逃下公交车,翻过高公路北侧的栅栏,沿着乡间小道一直往北跑。

既然本来就是出来寻死的,为何还要逃跑呢?面对记者的疑问,阿某表示,当时他很冲动,怕会伤了更多无辜的人。

当他走到杭集镇龙王村丁组时,面前的一条小河拦住了他。阿某找了一位居民打听河的深浅,在确认河水不深之后,他就蹚了过去。“当我走到一些民房附近时,就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坐一会,等没人的时候再走。”躲避了一段时间,阿某继续沿着狭窄的道路由西向东走。走到芒稻河西侧的一块水滩时,

阿某停下了脚步,因为水滩上长满了芦苇,隐蔽性较好,他就躲了进去,一直坐在里面,直到最后被发现。

这躲藏的10个小时,阿某究竟是何心情?“什么也没想,我知道警察早晚会被找到,我不害怕被抓,反正都是一死。”阿某很平静地告诉记者,当被警察发现时,他跳进河中,就是为了一死了之。

[现在心境] 最放不下的是女儿

采访过程中,记者问到其家中情况时,阿某表示他对四川凉山已无任何挂念,父母早就过世,房子和田地也全没了。

“说实话,我现在很后悔!”阿某告诉记者,如今,他犯了这么大的罪行,已经不指望法律和社会能宽容他。

“我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6个月大的女儿。”一谈起女儿,阿某忍不住哭了起来,“她才一岁多,还不会讲话,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

阿某哽咽着说:“我现在真的好后悔,当时我手上的刀子就这么捅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了,就因为这样,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

对于妻子,阿某称,虽然他和妻子有矛盾,但毕竟是一家人。

“现在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认罪!”